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文艺论著选讲

目 录

- 马克思给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 (1)
恩格斯给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2)
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信（1885年11月26日）……… (21)
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 (27)
恩格斯给保尔·恩斯特的信（1890年6月5日）… (35)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录）… (4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录）…………… (6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录）…………… (62)
列 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66)
列 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74)
列 宁：转变没有开始吗？…………… (84)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 (87)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95)
列 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99)
列 宁：“保留”的英雄们…………… (101)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09)
列 宁：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19年7月31日）… (116)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
说）（摘录）…………… (123)
斯大林：给阿·马·高 尔 基 的 信（1930年1月17
日）…………… (127)
斯大林：致杰米杨·别德内依 同 志（1930年12月
12日）（摘自原信）…………… (132)

讲 解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两封信.....	(141)
一、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和马克思恩格 斯对它的评论.....	(141)
二、劳动群众是历史和文艺的主人——彻底批 判反动唯心史观.....	(149)
三、塑造共性和个性统一的艺术形象——关于 人物塑造问题.....	(156)
四、其他重要文艺理论观点.....	(162)
学习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一封信.....	(168)
一、敏·考茨基、她的《旧与新》和恩格斯对 它的评论.....	(168)
二、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倾向性与真实性 的统一问题.....	(171)
三、典型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统一问题.....	(179)
学习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信.....	(183)
一、《致玛·哈克奈斯》的历史背景.....	(183)
二、革命文艺必须正确反映工人阶级的革命和 斗争.....	(188)
三、革命的现实主义原则.....	(192)
四、关于世界观和创作问题.....	(197)
学习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的信.....	(202)
一、《致保尔·恩斯特的信》的时代背景.....	(202)
二、《致保尔·恩斯特的信》的主要内容.....	(206)

三、学习这封信的现实意义.....	(214)
学习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218)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218)
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222)
三、批判人性论的锐利武器.....	(232)
四、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光辉范例.....	(236)
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242)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产生的历史条件.....	(242)
二、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之一，它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246)
三、文学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物质生产的发展成比例的，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发展有时是不平衡的.....	(257)
学习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272)
一、《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272)
二、《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基本内容.....	(279)
三、坚持党的文学原则，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289)
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	(297)
一、列甫·托尔斯泰的生平和文学活动.....	(298)
二、列宁论托尔斯泰文章的时代背景.....	(300)
三、列宁论托尔斯泰文章的主要内容.....	(303)

四、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批判修正主义谬论	(321)
学习列宁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327)
一、列宁写这封信的政治历史背景及高尔基当时的 思想状况	(328)
二、学习这封信应着重领会的主要问题	(337)
三、学习这封信的现实意义	(346)
学习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摘录)	(351)
一、《青年团的任务》发表的历史背景	(351)
二、批判地继承，是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 根本态度	(354)
三、坚持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原则，促进社会 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362)
学习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368)
一、斯大林给高尔基信的时代背景	(368)
二、斯大林给高尔基信的主要内容	(371)
学习斯大林致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信	(382)
一、斯大林致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信，是在苏联 展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时写成的	(382)
二、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 上，才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歌手的任 务	(386)
三、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必须服从党的决议，正 确对待自己的错误，谦虚谨慎地为人民服 务	(397)
后记	(40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¹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²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³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⁴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⁵。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

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⁶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⁷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⁸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⁹。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¹⁰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做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做主人公是正确的。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¹¹，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

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¹²。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¹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¹⁴，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¹⁵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¹⁶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¹⁷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札尔和理查·冯·特利尔¹⁸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

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⁸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这个问题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且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

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比较有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⁹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末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此外，世界局势似乎要向一个十分令人喜悦的方向发展。未必能够设想，还有什么比法俄同盟¹⁰，能为彻底的德国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们德国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时，才会全都发起条顿¹¹狂来；这一次淹死的危险似乎十分逼近了。这倒更好些。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覆灭，从《十字报》¹²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¹³，从莱希堡伯爵¹⁴到“黑克

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¹⁵。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须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条件，只是在那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清除一切旧的垃圾，即内部的分裂以及波兰和意大利附属于奥地利的情况。我们不能放弃普鲁士波兰的一寸土地，而且……。¹⁶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
第581页—587页)

注 释

1.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 (1811—1863)，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名利场》等。
2. 这句话引自威廉·莫尔《论莎翁的用词、音节和韵律》。
3. 卡尔·济贝耳 (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4. 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序中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思想深度”和反映了“历史精神的重大矛盾”，他认为历史悲剧的最主要任务，“是使时代和人民，首先是本国人民的伟大的文化历史过程成为悲剧的真正主题”，他吹嘘他的剧本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恩格斯表示了和他完全不同的看法，并就此提出戏剧艺术的理想，指出这只有在未来才可能实现。
5. 贵族的国民运动指由贵族骑士领导的反对皇帝和诸侯的运动。人道主义理论运动指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

运动。

6. 宗教改革，即十六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7. 约斯·弗里茨是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中的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和鼓动者。拉萨尔写的就是十六世纪的德国南部农民的秘密组织和密谋活动的杰出组织者约斯·弗里茨（约死于1517）。
8. 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亨利第四》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两剧中的人物，一个堕落贵族骑士的典型，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
9. “鞋会”是十五世纪末德国农民的秘密革命组织，他们在自己旗帜上画一支草鞋，表示与穿长靴的贵族对抗。十六世纪初“鞋会”的部分会员在士瓦本组织起义失败后，重新成立秘密革命组织“穷康拉德”（康拉德是许多农民的名字，另一意思是“没有办法”）。于1514年爆发起义，后因参加起义的市民叛变而失败。
10. 法俄同盟是指1859年3月3日法俄签订的密约。
11. 条顿是民族名，相传为日耳曼人部落。条顿人通常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
12. 即《新普鲁士报》，是德国的一种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容克地主的喉舌。因报头画有十字，被称为《十字报》。
13.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815—1882），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9年巴登起义，被叛无期徒刑，后越狱流亡伦敦，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14. 约翰·伯恩哈特·莱希堡（1806—1899），奥地利反动国家的首相和外交大臣。

15. 这些人都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恩格斯这里引的是当时南德意志流行的一首歌曲中的一句。这首歌的付歌是：“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1811—1881），1848年德国巴登起义领导人之一。古斯达夫·司徒卢威（1805—1870），巴登起义领导人之一。路德维希·布伦克尔（1812—1863），巴登起义参加者。罗伯特·勃鲁姆（1807—1848），新闻工作者。弗兰茨·齐茨（1803—1877），律师。

16.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

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信

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夫人：

（请您允许我用这样简单的称呼，象我们这样的两个人，过分的礼貌有什么用呢？）首先我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友好的挂念。我很惋惜同您在这里的会晤不能更长一些，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结识一个始终象普通女人一样的德国女作家，是使我无限愉快的，——在这方面我很不幸只认识了一些装腔作势的“有教养的”柏林女人，这类人，人们之所以不想把炒杓重新交到她们手里，只是因为她们拿炒杓结果会比拿笔杆惹出更多的灾难。因此，我希望不久以后您再一次渡过海峡到这边来，而那时我可以同您一道在伦敦和近郊散散步，彼此谈谈各种各样的笑话，以免我们的谈话过于严肃。

我很相信，您是不喜欢伦敦的。几年前，我也是这样。要习惯于这种阴郁的天气和大部分阴郁的人们，习惯于社会生活中的闭关自守和阶级分离、由于气候关系而来的闭户幽居的生活，实在是困难的事情。人们必须把大陆上带来的活力稍许加以减弱，把生活乐趣的气压计譬如说从760厘米降低到750厘米，直到逐渐地习惯下来。这时，人们就会逐渐地适应这种环境，就会发现：它也有它好的方面；这里的人们一般讲来比别的任何地方的人都更直率和可靠；没有一个城市象伦敦这样适合于科学工作；而且没有警察局阴谋

诡计，这也弥补了一些东西。我熟悉和喜爱巴黎，但是，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我却宁愿定居在伦敦，而不愿在巴黎。如果自己成了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具有首先只是对巴黎的东西的兴趣，具有相信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切的一切的习惯，那末，巴黎就是一个仅仅适于享受的地方。伦敦不如巴黎漂亮，但是比巴黎雄伟，它是世界贸易的真正的中心，而且也多样化得多。但是，伦敦也容许对整个周围世界采取中立的态度，而这对于科学的、甚至艺术的公正态度是必要的。人们都欢喜巴黎和维也纳，人们憎恨柏林，而对伦敦则持着中立的冷漠和客观态度。这也是有些缘由的。

顺便谈谈柏林。我很高兴这个不幸的贫民窟终于成了世界的城市。但是，早在七十年前腊赫·万哈根就曾经说过：柏林的一切都是褴褛的，看起来柏林是想向世界表明，一个世界的城市可以褴褛到什么程度。要是您把一切有教养的柏林人都毒死，用魔术在那里变出一个至少还不错的环境，并且把这整个贫民窟从上至下进行改造，那末，也许还能够由此变成一个象样的东西。但是，只要那里还说着这样的方言，这就是困难的。

《旧和新》¹ 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象在《斯蒂凡》² 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国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僚和优伶的那种小说的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有的地方是否发展得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许多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那里具有

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公正，我还要指出某种缺点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³。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末，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扬善惩恶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里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⁴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可是，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您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了。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⁵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⁶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⁷和塞万提斯⁸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⁹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没有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

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惊人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恰当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证明您是有支配自己的作品的能力的。

但是，我必须就此结束，否则我将使您太厌烦了。在我们这里一切照旧，卡尔¹⁰和他的夫人在艾威林¹¹的夜校学习生理学并且都很勤勉，我也完全埋头于工作，琳蘅¹²、彭普斯¹³和她的丈夫今晚都去剧院看一出动人的戏剧。在这个时期内，古老的欧洲又有些要动起来了，这也逐渐地是时候了。我仅仅希望，让我有时间还把《资本论》第三卷完成，然后它就可以开始！

致以衷心的友爱的问候和真诚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本文四、五段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其他部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分册第51—53页第55—5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注 释

1. 《旧和新》是敏·考茨基于1884年写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对于奥地利盐场工人的艰苦生活和教会精神对他们的奴役，以及德奥上层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了出色的现实主义的描绘；作者企图以此表现出现代社会中“旧”和